



蓝色东欧
第4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垃圾日

[匈牙利] 马利亚什·贝拉 / 著

余泽民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Máriás Béla

Lomtalanítás



Hungarian Books & Translation

感谢裴多菲文学博物馆匈牙利图书
与翻译办公室为中文版提供翻译资助

Lomtalanítás

垃圾日

Másiás Béla

[匈牙利] 马利亚什·贝拉 / 著

余泽民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垃圾日 / (匈) 贝拉著 ; 余泽民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6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4辑)

ISBN 978-7-5360-7806-2

I. ①垃… II. ①贝…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IV. 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866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封面供图: 子夏

书 名	垃圾日 LA JI R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5.875 2插页
字 数	100,000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垃圾日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致我的中国读者

(作者序)

马利亚什·贝拉

亲爱的中国朋友！

在这里，在匈牙利，在这个虽然很小、但故事很多的中欧国家，有着一个很怪的习俗：垃圾日。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市政府每年都会指定出一天，让当地居民们将所有没用的东西——自己没用、但可能别人有用的东西，或体积太大、无法扔进普通垃圾桶的大件家什——统统从家里、阁楼里、地下室里找出来扔掉。

在这一天，街边堆满了各种各样神秘的旧物，缺胳膊少腿儿的破家具，老掉牙的坏电器，发黄了的老照片，多余的门窗，过期的药物，蒙尘的画作，旧书旧报旧杂志旧衣物旧体育器械，总之，所有的一切，所有曾几何时有人（因为好、有用、好看）需要过、

使用过或收藏过、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成为破烂了的一切，都被扔了出来，说不定别人捡回去能用。不少人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地巡猎，在陌生人的弃物和过去中竞相翻腾，将一些可能有用、可能卖钱、可能修好的东西找出来运回家；那些剩下来的、确实没用了的破烂则留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被垃圾车拉走。

以前我并不住在这里，所以当我知道有这个习俗时，对我来讲特别有趣。我出生在南斯拉夫，那是一个多种宗教、多个民族的国家，后来那里爆发了轰轰烈烈、兄弟相残的内战，我从那里逃走了，为了逃避兵役，为了不杀人；我逃到了匈牙利。

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世界，当时也处于动荡、奇怪的状态。俄罗斯军人刚刚撤离，很快就来了美国人和西欧人。当地人对学英语的需求突然剧增，尽管没怎么当过教师，但我的英文很好，加上没有工作，所以我当起了私人教师，一来养活自己，二来了解对我来说新世界的居民。

我在一幢摇摇欲坠的公寓楼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很快，知名的律师、疲惫的医生、意气风发的学生、充满幻想的失业者、机灵的商人、出色的厨师、古怪的发明家、疯癫的工程师、自暴自弃的精神病患者、渴望赚钱的骗子和许多形形色色的其他人从早到晚跟我泡在一起聊天，学英语。

自打认识了他们之后，我的心灵很快就变得像一幢公寓楼，许许多多的古怪人物门挨门地住在里面。他们是一个动荡时代的社会角色，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人们不得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他们既不富得能搬进别墅，也没穷得要流落街头。

亲爱的读者，你在这本书将要结识的就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古怪的一些角色，这些人的故事深深留在了我的心里，并在我的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好人和坏人，富人和穷人，成功者和失败者，强者和弱者，精神病和正常人，渴望者，梦想家，罪犯和自暴自弃者。

这本书是我的垃圾日，我从我的心灵深处把他们翻出来，把他们

的欲望、恐惧、美丽与疯癫、爱情与暴力等扔到天光之下，也许对你有用，也许对你没用，请读者们自己挑拣。

当你们认识了这些人，知道了这些稀奇古怪、扣人心弦的故事，你们肯定会非常震惊，你也许会哭，会沉思，而且回头还会笑，你终于了解了一个世界，对它进行沉思，以此使它变得更快乐、更有意义。

我相信，当我们以后有机会见面，你也会告诉我你的故事。但是，你要了解我的故事，现在你必须读一会儿这本书，但这是一本很浓稠的书，它讲给你许多讲故事的灵感。

能跟你分享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天赐的礼物。你好好地读它们吧，就把它当成一样样有趣的东西玩物，拿在手里，攥攥这个，捻捻那个，玩一玩，然后扔掉或揣起来，随身带着或转给别人。我相信，你在他们中间肯定不会感到无聊，你会从中为你自己找到一些令人兴奋的、有价值的东西。

垃圾日快乐！

马利亚什·贝拉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布达佩斯

一部喘着热气的恐怖百科

(译者序)

余泽民

《垃圾日》这本书是“我自己的发现”。就像几年前我译过的那本《宁静海》一样，当我站在布达佩斯一家书店内的书架前，只草草翻了三四页，我浑身的血液就凝住了，呼吸停滞，脊背窜凉，浑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

其实，我一向不爱读恐怖小说，并不是由于胆子小，而是觉得那类为了体验受惊吓的快感而伸出触角等来的恐怖，并不是真正的恐怖，即使斯蒂芬·金的故事也吓不住我，因为读那类小说就像坐过山车，惊险都在预期之中。《垃圾日》不然，当我读到艾米大婶烧汤时，真的像在胡同拐角处遭人偷袭，肾上腺皮质激素骤然释放，读恰克·帕拉尼克的《肠子》也没有这般虐心，至少没有这样迅速，干脆，不动声色。

据说,《垃圾日》出版后不久,就有一位老妇人打电话到布达佩斯的编辑部,询问艾米大婶的住址,说想帮她一把,给她送点土豆和黄油。出版社的人告诉她,这个人物并不存在,是小说里的角色,但是对方回答,她知道有许多人这样活着,她很想帮帮这些在最底层挣扎的人。这个小插曲既令人发笑,又让人同情,甚至心惊。想来,生活中确实有人接近这样的处境,所以才会有人会相信那是真的。

《垃圾日》的作者是匈牙利当代小说家马利亚什·贝拉,他是我认识的文坛朋友中最名副其实的“全才”和“怪才”,不仅是风格怪诞的小说家、油画家,还是在东欧颇有影响力的先锋歌手。一九六六年,马利亚什出生在塞尔维亚境内的诺维萨德,这里在历史上隶属匈牙利王国,一战后被割让给了南斯拉夫。青年时代,马利亚什在贝尔格莱德学习艺术,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爆发内战,为了躲避残酷的战火,他逃难到了匈牙利。

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和生活背景,无论在小说、绘画还是音乐中,马利亚什都不忘自己的“东欧人身份”,总是讲述东欧人的故事,表现东欧人的苦难,注释东欧人的挣扎,捕捉东欧人痛苦、压抑、扭曲、狂野的灵魂,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有着浓重的、让人难以效仿的“东欧味”。在匈牙利,知道他名字的人并不多,但所有人都知道“马利亚什医生”(Dr. Marias),他无论出书、办画展,还是举办音乐会,都只使用这个名字。虽然,马利亚什·贝拉并不是穿白大褂、执手术刀的医生,但他之所以取这个笔名或艺名,就是想用文学艺术为东欧人,尤其是底层的东欧人进行心灵疗伤。

早在一九八八年,他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文艺哥们儿一起在贝尔格莱德组建了巴尔干半岛最不拘一格的先锋乐队——“学者们”,用音乐抨击时政,游戏人生,马利亚什是乐队里的灵魂人物,兼主唱、小号、长号、萨克斯风为一身。近三十年来,“学者们乐队”始终先锋,这只乐队从巴尔干演到美利坚,参加过无数次艺术节,演出数百场,发行了《对不起,我能不能杀你?》、《一位女政治家的隐秘生

活》、《我爱科学》、《另存为》、《美丽大平原》、《军官艺术家》、《核啊，核啊，我的战争》等十几张曾风行东欧的原创唱片。不久前，他在一本题为《没有米洛舍维奇我就不能活》的新书里讲述了乐队离奇的经历，讲述了音乐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里，如何能支撑着人们活下去。

马利亚什的画龄跟乐龄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很有个人风格。我第一次看马利亚什的个人画展，是在布达佩斯多瑙河上的“A38号”上，那是一艘退役的乌克兰军舰，十年前被匈牙利人买去，被打造成了当地人气最盛的音乐俱乐部。最近一次看他的画展是在今年的年初，地点是布达佩斯著名的路德维希美术馆，画展的题目是《无政府·乌托邦·大革命》，再次耍了一回好兵帅克似的黑色幽默，将各国的政要和名人色彩艳丽、令人发笑地涂到油画布上。马利亚什喜欢别出心裁，这从他历次画展的题目就可窥见一斑：《什么是匈牙利人》、《我可怕的最爱》、《东欧披头士》、《回答我！》、《场》、《税务局公务员的冒险生涯》、《画坏了的面部轮廓》、《脸上的脸》、《盲人日记》、《未来景象》……不过，无论他使用的色彩是多么绚烂，甚至艳俗，但都不掩藏生活的灰暗面；无论他的画面多么怪诞，都不否认戏谑背后态度的真；无论他表达的情绪多么悲怆，都带着近乎变态的生存热情。

马利亚什的写作与他的音乐和绘画一脉相承，只是表达的手段不同而已，他是个新作不断、风格独具、总有本事让读者感到意外的小说家，文字显得玩世不恭，对现实总带着很强很毒的批判精神。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垃圾日》是他的小说处女作，可谓一鸣惊人，使他成为匈牙利文坛的活跃人物。从那之后，他先后出版了《一个死者的日记》、《疯人院》、《墓地性事》、《带冰的燃烧弹》、《没有米洛舍维奇我就不能活》和《巴尔干畜生》。他时而讲述一个死人如何利用消费社会的凡人伎俩大闹天堂，时而通过精神病人的命运折射东欧变革后的生活怪象，时而以墓地为背景刻画人分裂的内心世界，时